

要药物确是只集中在几味：熟地、山萸、山药、杞子、菟丝、杜仲、人参、当归。对于它们的性味功用，我们应该参考张氏本人的认识，以便了解他的滋培精血不过数味的论点。例如：熟地味甘微苦，大补血衰，滋培肾水，填骨髓，益真阴，宜于阴虚而精血俱损、脂膏薄弱者；山萸酸平微温，固阴精，益髓收血，但脾气大弱者暂止，或和以草姜；山药微甘微涩，补虚涩精，健脾固肾，但性味柔弱，只可用为佐使；杞子甘温微辛，滋阴补气，添精固髓，助熟地最妙；菟丝子甘辛微温，补髓添精，续绝肥肌；杜仲甘辛温平，补中添精，但火盛者缓用；人参味甘而纯，固气补血，且有补阴之能，唯火盛者暂忌；当归则甘辛温，专能补血，补气生精，但火盛、肠滑者当避(参《景岳全书》)。我们虽然不能肯定，这一组药就是张氏所推崇的“数味”；但按他的学术思想的逻辑推理而论，想来大致不会偏差得太远吧。

通过张氏有关这些方药的功能和运用的论述，显然有助于我们对他的“治形”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解。当然，他对某些药物的看法，其间也不无可商之处。但应当指出，张氏这一用药

方法和治疗思想，被后代医家广泛吸收而影响深远。其中如清初叶天士以滋培精血而通补奇经、固本扶元，似可看到与张氏论述密切相关；近贤张锡纯善于重用熟地、山萸、山药、杞子等固摄元气、培补根基，也可窥见其与张氏思想的内在联系。于此可知，张氏关于滋补精血以“治形”之论，为中医扶正补虚、回天救脱等临床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，确实包含着丰富的值得发掘的宝贵经验。

结 束 语

笔者认为，张氏的求复、治形思想，是对祖国医学养生延年学说的重大补充。他的求复论强调了挽回早衰在于再振元气，并有力地论证了中年修理的可能性与必要性；而他的治形论则强调了生命的基础在于形体精血，滋补精血乃是养生延年(包括求复)的主要方法。他虽然分别侧重地论述了元气与精血，却正是他一贯阐发的阴阳相生、互根之理的具体体现。这些思想，对于我们今天探讨避免早衰，防治老年性疾病的临床需要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，应该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和钻研。

金 实 不 鸣 治 验 介 绍

安徽省萧县中医院 孙德华

病例介绍：

孟××，男，58岁，农民，1971年10月24日就诊。患者因失音以笔代述，因感寒后饮冷酒，次日即失音。本人自购麦冬、胖大海、甘草、青果等泡茶饮，不见功效，遂来我院就诊。诊脉浮，伴有恶寒，舌苔白腻，纳减。证属风邪外袭，寒湿内停，上闭清窍，致使金实不鸣。治宜疏散风寒，宣利肺气为要。

处方：炙麻黄10克，杏仁15克，炙甘草10克，炙枇杷叶15克，云苓15克，细辛2克，葶苈子10克，陈皮10克，半夏10克，桔梗10克。

患者执方踌躇未决，恐药辛燥与病有碍，要求服药一剂试探治疗。

25日复诊，喜曰：“服药后失音霍然而愈，外邪

亦解”，为巩固疗效，原方再进一剂。

时隔九年之后，1980年7月5日，患者又出现与上述相同之症状而来就诊，依上方服药一剂，药后亦霍然而愈。

体会：

失音属于中医的喉痹范畴。根据个人临床实践，金破不鸣者居多，如教师、演员、歌唱家等之失音。但是金实不鸣者较少，此患者是由于风寒外束，肺气郁闭所致，治宜宣利肺气为主。笔者用麻黄、杏仁、炙枇杷叶、桔梗解表宣肺，疏散风寒；葶苈子降气行痰，细辛温通肺窍，陈皮、半夏、甘草、云苓除湿和胃化痰，共成辛温宣肺，疏散风寒之剂，用于临床，疗效满意。